

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

胡適

前不多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因爲實在沒有研究過農村問題，又因爲不久就要出國了，所以決定辭去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委員。可是政府的好意却也使我在這幾天之內想想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委員會快要在南京開會了，我想向各位委員，並且向政府，提出一個門外漢的意見，供他們的考慮。

我的意見是這樣。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在現時的狀態之下，積極救濟決不如消極救濟的功効之大。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我要貢獻給政府的一個原則。

積極的救濟如農民借貸，如合作運動，如改良農產和改良農業技術，這都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但此種積極事業必須假定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有錢，第二要有人才。有多少錢，才可以辦多少事；有了錢而沒有相當訓練的人才，也往往靡費擾民而無功。所以此種積極政策的可能範圍必須受財力與人才之限制；在這種無錢又無人的狀況之

下，積極救濟的可能範圍是很有限制的。

反過來看看，究竟全國農村爲什麼大都陷入了破產的狀態呢？這裏面的因子很複雜；有許多因子是由於世界的變遷，國際的關係，不是我們自己輕易管顧得住的（如西洋婦女剪髮盛行，而我國的髮網業衰落；如中俄商業斷絕，而洋庄茶業破產；如世界經濟蕭條，而我國蠶絲皮貨都大衰落。）但絕大多數的農村所以破產，農民所以困窮，都還是由於國內政治的不良，剝削太苛，搜括太苦，負擔太重。此種政治的原因，都是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除的。解除人民的苦痛，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消極的救濟。

現時內地農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剝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絲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這種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依我的愚見，此時在絕大多數的內地省分，第一急務是努力推行消極的救濟。最容易的是裁減官吏與機關；其次是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如強制徵工築路一類的虐政。其次是努力裁兵。在實行裁兵之前，應該趕緊停止近日各省抽壯丁編作保衛團的新政。今日的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而無用。已有的兵不能剿匪，不能衛國，不能保護人民，即使再添一倍兩倍的保衛團，只奪取民時民力，只增加人民的苦痛，決不可提倡。

這三件事，——裁官，省事，裁兵，——都是今日救濟農村的最先急務。因為這三件事是減輕捐稅的先決條件。現在各省人民的捐稅實在遠超過他們的納稅能力了。四川的租稅已預徵到三四十年後，每兩錢糧券已加到十七八元了。江浙的錢糧每兩也加到十元了。苛捐雜稅之多，已是古今中外的得未曾有。（「古今中外」四個字是我考慮過才用的！）至於烟畝捐之野蠻，逼歛之奇慘，更是人間的地獄變相。（參看本刊第廿八，廿九，三十期「鄉居雜記」及「關中見聞紀要」等篇。）救濟農村必須趕緊努力做到減輕正稅和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而減輕捐稅必須從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

裁官，停止建設，裁兵，減除捐稅，這都是消極無為

的救濟。讀者莫笑這種主張太消極了。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大患正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裏榨出油來來建設一個現代式的大排場。骨髓有限而排場無窮，所以越走越近全國破產的死路了！

此時所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古代哲人提倡無為，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為，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為。所以說：「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以說：「不為物先，不為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物質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為的政治。

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為的政治哲學。歐美國家有富厚的財力，有濟濟跼跼的專門人才，有精密強固的政治組織，所以能用政府的工具來做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我們只是貧兒，豈可以妄想做富家的大排場？我們只是嬰孩，豈可以妄想做精壯

力士的事業？我們此時只能努力撫養這嬰孩使他長大，敦練這貧兒使他掙節積蓄，養成一點可以有為的富力。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為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摩登說法。警察權只是維持人民的治安，別的積極事業都可以不管；人民只要有了治安，自然會去發展種種積極的事業。斯賓塞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提倡此種消極的政治主張，自然是背時。但這種思想在今日一切落後的中國，我們認為是十分值得我們的政治家注意考慮的。

試看中國境內的幾處租界發達的歷史，那一處不是先從努力做到警察權下手？租界的政府只是一個工部局，俗名為巡捕房，他的唯一作用只是維持公共治安。治安維持住了，一切公用事業，一切商業工業，一切建設，自然有人來發展，自然有法子發展。決沒有一個政府不能做到維持治安，而能發展建設事業的！

再看中國歷史上，統一帝國的成立全靠漢朝四百年立下了一個基礎，而漢朝四百年的基礎又全靠開國六七十年的無為政治。漢書食貨志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

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醪(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自然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勢。所以魯國的衛生對叔孫通說：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

所以當時哲人陸賈也主張無為的政治。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為的政治。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為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二〇二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爲。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二〇二—一九三），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一九三），……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爲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爲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擢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孟康說，年長大者。）誦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

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爲，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爲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雅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觀臣能與蕭何實？」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裏明明說出他的無爲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爲，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曹參的尊重蕭公，實行黃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識的試行無爲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爲政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

勸農商，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一七九——一三五）。（史記（四九）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從曹參到竇太后死時，五六十年中，無爲的政治已發生了絕大的效果，做到了全國的太平與繁榮。司馬遷在呂后本紀後面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宴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

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離亂，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爲，有這樣大成效：

對於新疆亂事的一個緊急提議

丁道衡

新疆的亂事醞釀已久了，今天才爆發出來，實是意中

事。據各方所傳消息，總民同甘肅一部分回人因爲新省當

至今上（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二〇二——一三〇）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粟百巨萬（萬萬爲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彙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攢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吏不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補耻辱焉。（史記三十）

有了這六七年的無爲政治做底子，所以漢武帝可以有幾十年的大有爲。這一段漢初的無爲政治的故事也許可以供我們今日的政治家開會議做紀念週完時的一點有趣味的讀物罷？

（附記）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這也是我所謂無爲政策之一種。

局金樹仁的壓迫虐殺的結果，舉戈反抗，亂事越來越大。據最近的消息，北路由哈密以至迪化，南路由阿克蘇以至喀什附近，都有纏回騷擾的舉動，據地殺官，攻城略寨，充分表現反抗的精神，就此看來，新疆已有二分之一的地方是在混亂中。

最近亂事的起因是爲哈密回王沙親王的去世，回民想藉此機會脫離回王的統治，減輕自身的負擔，呈請「改土歸流」。不想省政府派去的委員大人們竟認爲是升官發財的美差，盡量的榨取纏民的脂膏，并要沒收他們的田地，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纏頭同胞竟得個「求榮反辱」的苦瓜，於是民變，反戈，圍剿，沒收，升官，發財，領餉，送械（纏民的軍火皆係奪取官兵的槍械），以至於不可收拾，都一幕一幕的演過去。

當纏民呈請「改土歸流」，省政府若果不允許，不致弄出亂事；允許了，派去的委員不是個愛財不愛命的人，也不致弄出亂事；民變了，省政府若果善於安撫，也不致弄出亂事；省政府無辦法了，中央若果早派員查辦，民怨不深，也不致弄出亂事；但是所有可以挽回的機會都放棄了，坐待星星之火變成燎原，新疆的亂事，怎得不擴大！

及今警報傳來，似應採取斷然決然的處置，免去糾紛

觀望的政策；然而政府前有金樹仁馮獻就近處理的命令，近又有派大員數人前往宣慰的提議，雖積極的關心西陲，而舉棋不定的情形，已顯露無餘了。一着之差，影響全局，在政府自應熟思遠慮，籌劃萬全，但今事態業已急轉直下，爲中國計，爲西陲計，不得不採取敏捷有效辦法，萬萬不可以此次新疆事變，視同四川二劉貴州猶王的爭鬥，徐徐云爾。今就所知，擬提議如下，願與政府及國人商榷：

(一) 此次亂事，無論背景如何，纏民既已申稱反動目標僅在金樹仁一人，就以往事實觀之，此次事件的擴大，金氏實負全責，罪無可逃，中央應明令停職查辦，以息民怒。金氏停職後就省委中擇一負有時望的委員暫代主席職務，從事撫綏。

(二) 通令各行政區行政長官宣撫各族人民，善良的給以獎勵，強悍的加以勸導，凡參與騷動的概不追究；并予各長官召集民團，購置軍火，制止反動之權。現爲纏回佔據的地方，若纏回申明願受中央招撫的，不得進剿，靜候中央派員處理。

(三) 中央用纏蒙漢等文字發表安撫宣言，告誡纏回不得輕聽人言盲從妄動，凡有不平的均由中央處理，中央

對於總同一視同仁，合理的要求無不容納，背叛的行爲決不寬恕。

(四) 此次戰爭，據傳馬仲英師長部下亦曾參加，馮氏爲中央所委師長，不得中央命令何能派人參加，雖因同教關係，激於義憤，實屬不合。今金氏既去，民患已除，應由政府明令退回原防，以免事態愈形糾紛。

(五) 中央速派大員隨帶少數衛隊，急赴新疆改組政

軍等事，宜撫人民、綏和各族，並令陝甘軍軍事長官，於必要時，得派軍隊護送前往。

以上五項，著者認爲處理新疆亂事敏捷有力的辦法，若果能辦到這五件事，著者相信不過半年新疆仍要恢復以前熙熙攘攘的情形，此次亂事未始不可說是改革新疆開發西北的前鋒了。至於宣撫善後等等問題，亦稍有所見，且待下次再談。

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

陳序經

近來有些人，而特別是前年（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成立的亞洲文化協會的人們，把東西文化之差異來分做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

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的意義，在亞洲文化協會於民國二十年所出版的半年報告書裡所載亞洲文化協會第一次大會的主席的開會詞裡，及亞洲文化協會的使命一文裡，說得很詳細。我現在且把主席開會詞裡幾段話錄之於后：

他們（西洋人）自己誇耀自己的文化，實際上他們文化的本質，只是物質的侵略。他們的文化，簡

直是物的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在現在的世界裡，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這是多麼可痛而又可惜的事。

歐羅巴的文化是世界上大多數民衆呻吟痛苦的文化，是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是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亞細亞的文化，是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是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的文化，是人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

原來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沒有物的文化。因

爲惟有人，纔能有文化。人固然依賴於物以創造文化，但物的本身上，決沒有變成文化的可能性。一塊很美麗而可以有用的雲石，藏於大山之中，沒有經過人工的磨礪，而成了一件東西，像一間大廈的柱，或是別的用途，決不能叫做文化。一株生在森林裡的菓樹，沒有用過人工來培養，決不能叫做文化。連了能飛，能走，能叫喊，能動作的禽獸，也創造不出文化來。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簡直就是不通。

但是要是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那麼中國人的文化，固是人的文化，難道歐洲人的文化，就不是人的文化嗎？中國人從來就有夏夷之分，以爲華夏纔有文化，蠻夷是沒有文化的。沒有文化的人，是近於禽獸。二千年前的孟夫子，既已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來像劉鑑泉先生，也說西人乃習染於野獸。所以亞洲文化協會諸君，也許有了這種見解，以爲亞洲乃人文之邦，而西洋乃獸物之邦。然而孟夫子的時代，既想不到有西洋，他簡直是把「禽獸」兩字，來加上名滿宇內，學流天下的楊子墨子的身上。這樣說來，我們兩千年前之祖宗，大半就是禽獸，那麼我們二千年來所傳下的文化，也是物的文化了。至於劉先生以爲西洋文化是動物文化，而東方文化是植物文

化，不但是說東西文化都是物的文化，而且在進化的程序上看去，動物的文化，就比了植物的文化高了一級。儒家說的「君子，豈不是說過嗎？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我已說過，物本身沒有能變出文化，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就不能成立。就使「動物文化」，「植物文化」，這些名詞，而有成立的可能，那麼像荀子所說的有生又有知的動物的文化，豈不是勝過有生無知的植物的文化嗎？那麼西洋的文化，又豈不是勝過東洋的文化嗎？

上面的話似近於戲謔。但是從字面上看去，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已是一種戲謔。自然的，我們承認人物文化的意義，還有別的重要意義，不過把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來區別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是容易使人因詞害意，望文生義的錯誤。所以這裡所說的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至少在字面上是不妥當的。

若說物的文化，不外是物質的文化，那麼我們就要問，物質的文化，是不是人的文化呢？飲食是充饑渴，衣服是蔽寒冷，宮室是禦風雨，以及一切的物質的用具，都

是物質文化。這些文化無一不是由人創造。由人創造，就是人的文化了。何況人類一旦離了這些物質文化，像食物，像衣服等等，不是餓死，就要冷死。人之於物質既不能須臾離開，物的文化，正是人的恩物。有之則生，無之則滅。今把物的文化，來做人的對方仇敵，豈非愚昧之至。

其籠統淺薄之見，難甚於此？何況東方文化裏，既不只是王道而沒有霸道，而西方文化裏，也不只是霸道而沒有王道。

。其實人的本身，就是物質。沒有了組成人的物質，那裡還能有人，竟說什麼人的文化？若說所謂人的文化，就是人道；而人道之對方，就是物質；人道是包括了一切的道德的美性，如仁義，禮樂等，但是專說人道，而不講物質，物質固不會進步，人道也是講不來。管子豈不是說過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管子固然只是偏於物的方面，而不大得孔夫子的贊同，然試問孟子子之所謂制民必自經界始，以及他的重農主張，豈不是把人道和物質來混為一談呢？

何以見得中國不只是有王道呢？原來所謂霸道，大概是指着征伐，而征伐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並非希奇的事。自我們的開國元勳，直到現代，試問霸道政策之實行，指何可勝屈。呂氏春秋曾說：

兵之所自來者久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

又說

黃帝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堯與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可是他們又說：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人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這麼一來，簡直是愈弄愈糟了！近年以來，國人因外患日亟，於是異口同聲的以為西洋文化，不外是霸道文化，而東方文化乃王道文化。殊不知所謂王道，霸道，無非乃政治上的一種策略，而所謂政治，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方面之一方面。今把王道霸道來表示全部的文化，

五帝固是如此，三王又何獨不然？夏禹殺鯀，湯武用兵，以直到春秋之五霸，以開口就說王道的孔子，也免不了要嘆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降及戰國，七雄相爭，那是更鬧得不得了。秦皇統一天下，人人知道不是王道。漢高，光武，一般的開國人主，中興君王，所

用之道，難道不是霸道嗎？三國之世，六朝之時，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那一代不是用了霸道？那幾個君主是不用過殘酷的干戈？在明朝的末葉，在清時的太平天國的時代，我們的皇朝人物，還要借西方的機械槍砲和霸道所養成的巨民，來征伐所謂皇朝之叛亂，而衛扶王道於危傾。這樣看起來，中國不但只有霸道，中國之王道，還借霸道以維持。所謂「逆取順守」，「攘夷尊王」，豈不是顯白的證明上面所說之不誣嗎？

反過來看，一部歐洲歷史，雖有了不少的你征我伐的事情，然而雅典人的正義主張，斯多亞的世界觀念，羅馬法家的自然平等的法律，基督教的博愛信條，以至近代的哲學家，像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以及近來的民族自決，裁兵運動，種種的主張和動作，難道就是霸道的主張和運動嗎？

我們的見解是，要是亞細亞人強盛起來了，那亞細亞人的霸道的施行，恐怕還要甚過西洋人。亞細亞文化協會諸君，未嘗不見及這點，所以協會開會時，除了弱小民族像中國，高麗，印度等外，日本不但不邀之入，而且反被譏罵，見於言詞。年餘以來，日人的霸道氣節，有加無已，始而佔領東三省，繼而擾亂黃歇浦濱，再而侵犯熱河

，今且進而窺伺平津。試問諸君所謂亞細亞文化乃王道文化之說，豈非矛盾錯誤之甚？藉曰：雖然從前到現在受過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影響很深的日本，今日乃步到西洋之後塵，不能稱為亞細亞固有的文化，那麼諸君之所謂亞細亞文化者，固非亞細亞之文化，乃是中國印度之弱者的文化。就把日本算做例外，試問三保太監之征服南洋諸國，元代軍馬之犯歐西，又豈不是霸道嗎？元帝之西征，歐洲教皇之勢力，尙未崩墜，我們一讀當時教皇所遣來中國之使者之遊記，只覺得歐洲人心目中之中國的文化，大都不外是霸道文化，而反乎歐洲之王道文化。在東西溝通艱難的十三世紀的歐洲人，尙能見到這一點真詮，乃在中外交通後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智識界，尙不及十三世紀歐人之觀察，豈不令我們自覺羞愧嗎？

從物質文化的霸道和人的文化的王道，他們又分出歐洲文化為物質侵略文化，亞洲文化為解放文化，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受外人的侵略的痛苦，凡是中國人都這樣感覺，固很自然的，然而要免除這種痛苦，絕非盲目的自尊自大和感情的空言的抵抗侵略，所能濟事。歐人日人固自恃其物質優越的能力來侵略中國，然而中國之有槍階級之侵略民衆，何嘗不是物質的侵略。事實上，歐人之侵略中國

，並不只是物質的侵略，還有其他的侵略。於此可知歐洲人的文化，並不只是物的文化。

歐洲人之對外，兩百餘年來，雖有了不少的侵略的形跡。然而歐洲各國之對內，却有不少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宗教上的解放，而特別從政治上的解放，無一不是歐洲近代文化史上的特點。至於中國，所謂對外既不見得有所解放，而對內呢，却無時無處不在壓迫之中。中國人之於歐洲民族，在歷史上固以蠻夷相視，其對於亞洲之各種民族，也並不見得是當作平等民族看。春秋和傳統的「內夏外夷」，既不是解放思想，「德以治中國，刑以威四夷」的信條，更不是對外解放，而乃對外壓迫的表示。若說近百年來之放黑龍江以北之土地，東南海之大小島嶼，以及高麗之放棄，安南之割讓，和最近來東三省之喪失，乃是解放之明徵，那就是未免過於滑稽，而且背乎協會諸君的本旨。

再從對內方面來說，恐怕有史以至今日的中國，都不見得做過甚麼驚人的解放。書經周書裏多士一篇所載的事實，就可知所謂以王道治天下的聖人的周公，沒有法子去用王道來感化一般臣民，而唯一的辦法，也不外是壓迫他們遷到洛邑。孔子之尊君屈民，商君之愚民，秦始皇之徒

天下之有智識有財富的人們於咸陽，也不外是行周公的故策。這些的政策，難道就是解放政策嗎？此後一朝一代，幾經滄桑，然思想上的束縛，禮教的固執，專制政治之形成及發達，無一非違背解放之真諦。我們所謂亞洲文化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究竟是指着那一件事呢？

他們所謂物與人的文化的觀念，既是錯誤，他們對於文化的發展史上的觀察，也是錯誤。他們說：現在的世界，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難道過去的世界是沒有他們所說的物的文化嗎？他們又說：歐羅巴的文化，是最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這也是錯解了。歐洲的現代文化史，歐洲的物質文化的發展的速度，雖是最近百餘年來的事，然而近代歐洲文化之興起，却是好幾百年的事。此外又如他們說亞細亞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我們也有了這種感想，不過過去的歷史和光榮，是亞洲過去的人所做的歷史，所得的光榮，你們生在千數百年後的，不自努力振作去顯出你們的能力和光榮，不但是太過自暴自棄，弄到模樣都不如人，試問還有甚麼面目來對着你們的祖宗？說起祖宗的光榮，豈不是愈顯得自己的醜拙呢？

我們老實的感覺到這一派的人們，對於文化這兩個字

的認識上，太過糊塗。他們憑着一種感情的作用，去號召所謂亞洲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希望能夠反抗歐洲文化之壓迫，這種熱忱是很可喜的。無奈他們錯誤了文化的根本觀念，以及發展的途徑，和目前的趨勢，於是想喚起所謂東方之優美特質，來抵抗西方的文化的趨入。殊不知東方之所以衰敗到這個田地，就是因為東方人不忍放棄他們所謂祖宗數千年來傳下那些特性特質。現在再來重張旗鼓，把這些三百年來屢試無效而反受害的法寶，去和歐洲的文化挑戰，豈不是不死不休呢？

他們只知道日本是可惡的。然而他們却忘記了六十年前的日本，同樣的受過西洋文化的征服。他們又忘記了今日的日本，不但四百兆衆的中國，沒奈何他，就是目前情況的西洋各國之於日本，也是沒奈何他。然而這是甚麼緣故呢？大約稍能留意過這問題的人，決不會不明白的。

察哈爾的現狀

(三)

唐尊

建設與實業

察省屬縣既少，經濟見絀，現狀尙難維持，發展如何爲力；以言建設事非贅語。縱以必需，偶有一二工事，可

平心來說，這一派的人們之反對西洋文化，和歌頌亞洲的固有文化，他們好像是偏於復古的路上。然而他們看得歐洲的文化只是物的文化，霸道文化，而東方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王道文化；他一方面想把這些東方的優點，去救濟調和西方的物狂，一方面並沒有反對西洋人的吾物而東，所以骨子裏，還是走在折衷的路上。

而且把東西文化分爲王霸文化的論調，不只是亞洲文化協會諸君的獨有的論調，國人自從甲午戰後，無時不希望能夠利用西方之機械，槍砲，武備，兵法來衛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王道，所以王霸互用之說，也是一種有了相當的歷史，和一般普通人所主張的學說。但是根本上這種學說既不能免於錯誤，則這種論調和學說的實施，終不外是一種夢想罷。

由該管機關辦理；籌謀計畫，直接交由包商，嚴加督責，亦至便也。何事另設一廳，長川領薪，無所事事，以重吾民之困？省垣各公家機關，不過數間平房，幾條土路；即

有新築舊修，各該機關，不乏總務雜務，稍具常識，已優爲之，何勞煩此建廳大員耶？即使煩之，彼固不肯，且亦不屑也。遑論農田水利，根本未嘗慮及。修路濬河，每事尙賴商民也。省垣如此，縣城亦然。時人謂打倒非空談所可能，我則云：建設更非空設機關所能實現也。

政治上不軌道，實業無從發展，農事方興，催糧正急，索車要馬，時有所聞。水利未興，旱災固所難免；即年逢大有，亦穀賤傷農。小米一斗（小斗），貴時可值一元五六，衰則不過三毛有餘。變化如此，安得不困。商販則既苦稅捐，路局又多所留難，國家根本無調濟誠心。歲歉則任其餓死，豐收則亦聽其腐朽。此關於農事者一也。察北地帶，本屬牧民，牛馬與羊向爲大宗。有司時加剝削，土匪每搶罄詳。即令安全保有，入口（張家口）則苦於稅大，殺而供食，皮毛亦無所容。牛羊乳酪，更無論矣。此關於牧畜者二也。農牧破產，購買無力，俄蒙不通，交易斷絕。坐買苦於稅局而倒閉，行販又困於路卡而絕跡。有無不能互易，金融因而停滯。此關於商業者三也。宣化東南，煤產極富，路政盜賊，既不能暢爲運銷，稅捐過重，亦防害營業進步。城北鐵礦，蔓延連至龍關，鐵質成數；百分含七五。段氏一度開採，此後無人問津。貨棄於地，

自爲可惜，影響工業，亦爲至鉅。此關於礦業者四也。察省原料現有者爲五穀皮毛，將來者爲煤礦鐵產；工業振興，端即賴此。而鐵礦之開，渺無音信，五穀皮毛，重爲民困；經營有心，力每不足，坐棄大利，徒喚奈何。此又關於工業者五也。察省實業，原無幾多，即此數種，已受羈勒；而欲民不破產，市不蕭條，不可得也。

教育

察省文化本不甚盛，蓋有歷史遠因；其在明世，卽先瓦剌等部，不時內侵；民人則忙於防守，國家亦重在戰備。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是以有明一代，無可足云。迨及清世，蒙人內附，地方安謐，朝廷開科取士，父兄亦數子應考。舉業之外，直不知學問爲何物。卒之每縣所成，舉人三五，秀才十餘，點綴昇平，奉承孔祀。進士及第，則幾若鳳毛，學問經濟，僅魏果敏（象樞）一人而已！光緒末年，立憲議起，宣化府學，人才濟濟，稍長者送入優級師範，年少者派往日本學習。時才卅年，戊戌變起，優級則僅獲卒業，留日者薄言旋歸。究以風氣已開，非力可抑，從政者大有人在，辦學者亦自此發跡。宣化中學（今改稱察哈爾省立第二中學），卽此中人所手創也。過此以往，皆爲現代教育所鎔成，人數較前爲增，志趣自

亦多途，計所從事，教育爲多；而以政治窳敗，未得各盡所能，功罪未便判別，願視將來之努力爲何如耳！凡此所述，僅就口北立論，口外六縣，猶未足以語此也。文化之低，亦可想見。上略綜昔日學風之衍變，下分敘現在教育之本身。

甲，兩級小學

口北各縣，高小數目，多者七八，其次五六，最少三四；而女校每縣約僅一所。口外六縣，至多一二，或則竟無。其於初級，大縣四五百，次約一二百，再次則百餘；而口外六縣，爲數寥寥，甚至有村學究設教其地者。察省小學經費之來源，除少數學田租金外，如有不足，鄉村則概由農民攤派，城區則稅項附加補足。如此何異苛捐雜稅？而財廳猶趁火打劫，竟認學田爲禁嚮，責成官產，必欲勒察變賣，以遂其發財大慾。若非我教界團結反對，幾爲彼輩侵蝕矣！

乙，中等學校

察省中等學校，現有兩種：一爲縣立，一爲省立。縣立者，有縣款或募款之分，省立則全爲教廳直轄。蔚縣懷來二縣有縣立初中，其餘各縣，皆爲鄉村師範；而口外六縣，甚或並此亦無。縣立初中，以方在創始，姑置不論。

獨立評論 第四十九號 察哈爾的現狀

茲僅就鄉村師範，申述一二：鄉村師範，在昔稱爲單級師範，例皆結束一班，始能再招。每次人數，肄業年限，概視初級小學需要師資之緩急以爲定。所需急，則額多期短；否則數少而年長。蓋以款額有限，正如原水作原湯也。然則此項學校，就其性質，實一初小師資之速成班也。此在昔日，固所應有；但就現在，似非必需。每思初小教育，不能突進，其病根或即在此。雖有二三勤苦自勵之士，慘淡經營，卒於初級小學無補者，未始非以不得已之捷徑，而誤認爲長此不變之正途所致也。欲謀改善，舍招考新生，提高程度，教職學識，務使充實外，其道莫由。省立中等學校，除農專與塞北中學，具有特性外，其餘則一如他省。計有男師二，男中二，男職二，女師二，總共八校；張垣宣化，每類各一。學員數目，以中學爲最，平均約計，每校三百。其次男師，校約二百。次則男職，校亦百餘。最少者則爲女師，每校僅約數十人耳！

丙，就學外省之中學專門大學生

中等學生，就學外省，在昔可謂絕無，近今增至百十餘人。大部肄業於北平，在天津者僅爲少數。此等學生，出外就學，有特別情形者，間有一二；而多數則爲本省取額太少所致。專門學生計僅漢陽兵工廠二人，中央軍校七

八人，東北商船學校二人，天津高工三四人，北平醫專五人，興警官三四人耳。大學學生，以私立學校爲最多，民大二十餘人，中大十餘人，朝大約二十人，燕大三四人，都計所習，半爲社會科學也。至於國立者，北洋約十餘人，北平工院三人，交大三人，法學院五六人，女大三四人，農醫二院各一人，北大十五人，師大約二十人，清華僅一人。按上所述，察省專門與大學學生，總計不過百五六十人。口北十縣，約占百分之八九，而口外六縣，則僅一分也。此輩學生，多係農家子弟，故尙勤儉樸實，雖有虛浮，實不多見。此殆察省將來之希望乎？

丁，教育廳

設省既成，教廳亦立，郭氏貴賤任是職，時僅年餘，計畫從未着手，爲功爲罪未可遽評。迨後高氏繼長，復兼省委，權力之大，數倍郭氏；倘欲爲善，所志何患不行？詎意彼輩，本其整個政策，蹂躪剝削，即此清白教育，亦不問能否勝任，一味引用私人，教職屢換，校長迭更。甚至校長一席，行賄者至三十六人；是固彼輩之無恥，亦可見高氏之汚濁也。張垣女師，人數甚少，於此幼稚之女子教育，一般人尙應維護，使其成長；況司教育之柄，握政治之權者乎？而乃縱公務人員誘脅，從之者任其蹂躪，不

遂者或削學籍。察人知之而不敢一言者，一則以名譽攸關，被害人自須維護；一則爲事屬報告，局外人不能爲力也。又高氏對於留學規定，僅限於農教兩科；而留東洋者年金六百，去西歐者不足千元。除去路費，尙餘幾何？况此數亦不照發乎？是以留日者已歸，去歐者恐亦將返矣！

餘錄

察省政治，壞至如此，國防危急，又復如彼，欲謀善後，應即痛加改革，安內攘外，端賴中央鑒畫。縱不念及察民，亦當顧全國家也。在昔張氏攬權，中央無力過問，今中央有轄治河北之機，應圖國防之計；察省惡吏，急待撤職；苛捐雜稅，務必盡去。事雖開罪於少數官僚，實有大造於察省民衆。察省設施，權應操之中央，地方政治，尤宜極力扶植，務使上下聯繫，情無隔閡。凡此二點，應於馬上見諸事實，方能談到抵抗，否則，時不我與，恐將再誤也。察省政務甚簡，機關不必多設，祇要負擔減輕，澄清吏治，努力教育，則地方力量自能充實，內憂藉此鞏固，外憂方能發展；此雖事關地方，實亦有裨國家。察省地處塞北，原爲國防要衝，政府應有整個計畫，側重軍政。塞北健兒，平時加以訓練；口外牧畜，務求改良馬種；煤鐵儘先開採，工廠即應設置；庶可形成軍事區域，而作

國防之準備。則北徵萬里，雖不能固若金湯，亦不至再蹈覆轍。若仍因循敷衍，視察省爲辭勞之品，對人民如

虜掠之敵；即日俄不侵，久必自敗，熱河陷落，其廢棄也。

(完)

答潘菽先生「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汪敬熙

本刊四十六號上潘菽先生有一篇文章「關於心理學的預言」批評我在四十號上所發表的「中國心理學的將來」。潘先生對於我的話大體上是贊成的，但是以爲我的話是欠「公允正確」。我對於潘先生的批評有幾句回答。

我在四十號上曾說中國心理學者現在走了「教育測驗」及「迷津學習」兩條不通之路。潘先生不以爲然。我先再談談「迷津學習」這條路。迷津學習是個極複雜的現象。現在我們幾乎沒有方法去分析他。所以在現在想從這個現象去研究學習的心理和生理是極少希望的。迷津學習所給的學習曲線是可以使我們比較在各種不同的訓練方法之下，學習的快慢如何。但是這一部分的工作已經有許多人做過了，糖水也榨盡了。至於 *Lashley* 近十六年來研究割去白鼠的大腦皮各部分對於他們的迷津學習的影響，這些研究正足以證明迷津的方法是不能用來研究學習作用的神經生理的。他那些「*Mass Reaction*」【*Equipotentiality*】

的學說，是不是已經自己漸漸收回去了（參看他最近在今年一月的 *Physiological Reviews* 發表的文章）？現在國內走這條路所得的結果又有什麼呢？這條路是通的嗎？

至於教育測驗，潘先生是懷疑智力測驗的，但是以爲我一筆抹殺教育心理學的測驗爲不對。潘先生並且以爲這些測驗只是技術的方法上的問題。這種技術和方法上，即使有進步，也和心理學本身無大關係。我的意思不以爲然。潘先生是學實驗心理學的，當然是深知在實驗的學問，技術和方法的進步，與事實的發現和假設的創造有同一的重要。測驗的技術如有進步當然也是心理學本身的進步。可惜教育心理學的測驗實少技術的進步。並且可惜潘先生沒有舉出幾種確有進步的教育測驗來討論。國內近年費錢費力做的那些國文英文測驗又有什麼結果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轉個方向走呢？

論到有希望的路，潘先生是完全承認我的話。不過他

說我語氣之間似乎說此外沒有可走之路。這裏我要請潘先生「公允」一點！至於潘先生是否「公允」，最好請讀者去判定。

預言和懸記只是仙人和佛祖可以做的。在科學上要假神仙佛祖是不可能而且危險的。我前一篇文章的意思只是看心理學界現在的狀態，不免對於最近的將來生些憂慮罷。

潘先生稱之為預言，是我所不承認的。並且我也以為這種空談辯論道路是無補實際的。我希望心理學界中的人各個人努力自己的工作，五年十年後再看看自己的工作如何，自己走的路是否得當！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社會調查所出版

吳半農 王子建 合編
韓德章 劉心銓
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
定價大洋一元

吳半農著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之一
鐵煤及石油
定價大洋四角

全套計圖七十六幅，分(一)人口及土地(二)富源及出產(三)工業(四)交通(五)對外貿易(六)財政及金融(七)外人投資，七組。材料翔實方法新穎，為學習地理研究統計及留心中國經濟問題者之極好參考資料。

本書企圖解答三個問題：(一)中國富源是否足供將來工業遠大發展之用；(二)在目前中國工業初期化的過程中，礦業方面是帝國主義占着優勢，還是民族資本主義占着優勢呢？(三)這三種礦物的生產與消費，在中或方面，能否指示工業化底程度？如說能够，中國從這一方面表示出來的工業現在到了怎樣一個程度？

發行所 北平文津街三號

獨立評論 第二十五期至 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 甲種 (布裝) 二元 郵費一角
- 乙種 (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 丙種 (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本期要目

陳獨秀案開審記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論」(續)
赤身入川之前後
藏圖羣書題記
中國方志考
結束(小說)(續)

記者 楊敬慈譯
丁作韶
傅增湘
張國淦
▲每週一冊全
年五十冊▲定
閱連郵費五元
五角▲每冊零
售一角五分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
電話：一六一

外交

評論

外交月報

第二卷第三期

要目

憲法上的外交權
日本退出國聯後之問題
歐洲現勢之鳥瞰
世界經濟會議與中國
設立太平洋區域問題
美國不駐兵區域問題
德意志之軍備現狀
羅斯福與美國金融風潮
日本對日之經濟計劃
倫敦海軍會議
非東問題
甲午戰役之回顧
中內閣時代之「滿蒙積極政策秘密上奏文」考証
日本對日之經濟計劃
此外交時局多不及備載。

第一卷 合訂本
論評外交
約辦法

愛讀者請速預訂裝費奉送
(一)實價每冊二元半
(二)預約二元
(三)廿二年底止
(四)國內郵費五角
(五)預約處本報
(六)來件務請掛號
(七)代售處本報
(八)郵票不折不扣
(九)上海南京路發行
(十)里三號

平明雜誌

第八期要目

論日本退盟
日本能保持統治地嗎
世界繁榮的大戰
金本位制的危機
英波煤油之爭執
博生教育之研究
世界論壇二則
嘉德橋的市長(長短小說)

筆疑
林今良
李平
蘭平
孟兆
王祥
青野
編者

總發行處
北平西大街
開明社
總批發處
北平沙廠
告部

第三卷
第五、六、七期
要目
開始劇情的轉變
小花的生日
老再的轉變
把歌猛(葛德原著)
愛歌猛(葛德原著)
白楊先生無望的戀慕(譯)

第九卷
第六期
要目
開始劇情的轉變
小花的生日
老再的轉變
把歌猛(葛德原著)
愛歌猛(葛德原著)
白楊先生無望的戀慕(譯)

柏塞譯

清華大學出版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新書

<p>版 本 通 義 小 叢 書 科</p> <p>錢基博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p>	<p>羣 經 概 論 小 叢 書 科</p> <p>四子同著 一冊 定價三角</p>	<p>經 學 抉 原 小 叢 書 科</p> <p>梁文道編 一冊 定價三角</p>	<p>柏 拉 圖 對 話 集 六 種 會 叢 書 科</p> <p>亞里士多德著 一冊 定價一元</p>	<p>西 藏 佛 學 原 論 小 叢 書 科</p> <p>呂澂著 一冊 定價四角</p>	<p>歷 史 學 派 經 濟 學</p> <p>朱際之著 一冊 定價九角</p>	<p>美 國 警 察 行 政 叢 書 科</p> <p>W. A. Gilchrist著 劉鳴生譯 四冊 定價四角</p>	<p>商 業 航 空 建 設 小 叢 書 科</p> <p>鄧孤魂著 一冊 定價六角</p>	<p>空 襲 與 空 防 小 叢 書 科</p> <p>鄧文耀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p>
<p>人 文 主 義 與 教 育 小 叢 書 科</p> <p>薛文蔚著 一冊 定價三角</p>	<p>幼 稚 園 的 管 理 幼 稚 教 育 叢 書 科</p> <p>蔡承麟編 一冊 定價二角</p>	<p>幼 稚 園 的 社 會 官 能 叢 書 科</p> <p>蔡承麟編 一冊 定價五角</p>	<p>中 國 學 校 制 度 小 叢 書 科</p> <p>周子同著 一冊 定價四角</p>	<p>近 世 幾 何 學</p> <p>H. A. Schwarz著 方俊譯 二冊 定價二元</p>	<p>化 學 與 量 子 小 叢 書 科</p> <p>片山正大著 鄭貞文譯 二冊 定價二元</p>	<p>元 素 之 研 究 小 叢 書 科</p> <p>鄭貞文著 一冊 定價三角</p>	<p>高 等 植 物 分 類 學 小 叢 書 科</p> <p>杜亞泉編 一冊 定價六角</p>	<p>下 等 植 物 分 類 學 小 叢 書 科</p> <p>杜亞泉編 一冊 定價五角</p>
<p>昆 蟲 小 叢 書 科</p> <p>鄧樹著 一冊 定價二角</p>	<p>中 藥 淺 說 小 叢 書 科</p> <p>丁保著 一冊 定價三角</p>	<p>農 場 管 理 小 叢 書 科</p> <p>楊開道編 一冊 定價三角</p>	<p>農 業 病 蟲 害 防 治 法 小 叢 書 科</p> <p>鄧鍾瑛編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p>	<p>工 業 藥 品 小 叢 書 科</p> <p>高錕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p>	<p>家 計 簿 記</p> <p>杜英健編 一冊 定價一元</p>	<p>交 廣 印 度 兩 道 考</p> <p>THE HARRIS 派承鈞譯 四冊 定價四角</p>	<p>王 安 石 評 傳</p> <p>柯昌顯著 一冊 定價一元</p>	<p>近 代 世 界 史 話</p> <p>E. S. Matthews著 龍定鈞譯 九角</p>



外埠日開景